

医学院毕业的老伴：“这法轮功真神！”

【明慧网】我现在八十岁了。在我人生前五十年中，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是无神论者，是张嘴马列、闭嘴毛思想的政工人员，争争斗斗就是我的工作，其实我极不愿干，只好消极怠工混日子，还搞了一身病，中西药都治不好。一听到同事们讲气功能治病，还不用吃药，我就到处学气功，花了不少钱，找了十来年，学了十二种气功，也没找到能治好病的功法，搞的没信心了，只好不找了，就这样磨难着过吧。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五日，我读高中时的老师找到我家向我介绍法轮大法，我说不想再练气功了。他说法轮功不是一般的气功，是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功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的标准修心性，做好人，能达到迅速祛病健身，并说他妻子因高血压、心脏病病休在家两年，炼了半年法轮功病就好了，又上班去了，现在一年多了，身体很健康。我感到老师的真心善意，当时就答应明天就去广场公园找法轮功炼功点学。

第二天一早五点，我找到了法轮功炼功点，学会了五套功法，借到了宝书《转法轮》，并赶上了当天下午在棉纺厂退休举办的听师父广州讲法录音的九天班。听了一讲法后，又跟集体炼了一次功，晚上吃饭后，觉的有点累，就和衣躺在床上，不知不觉睡着了。直到早上四点的闹铃响了才把我警醒，我对老伴大叫：“我的天哪！这法轮功真厉害呀！我怎么一觉就睡了一夜，连身都没翻。”我赶紧洗了把脸，到公园炼功去了。



图：2025年7月20日，纽约及周边地区的数千位法轮功学员在曼哈顿华埠举行了盛大游行，呼吁结束中共长达26年对法轮功的迫害，纽约民众纷纷驻足观看，对法轮功学员坚持反迫害的坚守表示感佩。

我高兴的欢天喜地。我为什么这样高兴？睡觉对正常人是平常事，对失眠三年的我可是大灾难，我经常是每天晚上睡前吃一颗安定片，还翻来覆去睡不着，十二点再吃一片还是睡不着，两点再吃一片，几乎每天到三点才睡着，早上我还要起来给家人做饭，八点要按时上班……我常年就这样苦的过，结果炼一天法轮功就好了，我对师父的感恩用啥话也说不尽。

修炼后，不知不觉中，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心脏病好了；原来风湿病导致两个肿胀变形的手指也好了，洗凉水也不痛了；胆结石再没痛过；两脚大脚趾关节处长出的骨刺消失了；痛风也彻底好了。

特别是我的腰病，那是我因公出差摔倒造成的两节腰椎骨折，其中一节压偏下去三分之一，工伤鉴定终身不能负重，药费全报销，每月发八元生活补

助，表面看我身体好，可是提两瓶开水就腰痛，拖地痛的汗和眼泪一起流，炼功后腰再也没痛过。但由于人的观念障碍着，我还是不敢用力。

一九九七年五月，老家的大树被大风刮断了两棵树杈，把邻居的房屋砸坏了，我回去给邻居赔钱，发现我家房上的小瓦也打破了，因要下雨，我就自己上房把老式小瓦按原样摆好，三间房的前半坡我用了一天时间，晚上睡觉发现腰不痛，我这才知道压缩下去的骨头师父也给我整好了。第二天，我不再用小桶提水了，拿出家中能装百十斤的水桶要去挑水，老伴坚决反对，我也不听，一气挑了四担水，腰也没痛。我老伴是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的，他服气了，说：“这法轮功真神！用我的观点看，你这腰病现在不管哪个医院、哪个医生都治不好，你炼法轮功确实炼好了。”◇

成都法院流氓操作 法轮功学员王苹、杨益凡遭枉判

【明慧网】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法院于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点二十分开庭非法庭审两位法轮功学员——绵阳市的王苹女士及温江市的杨益凡先生。非法庭审持续一小时二十分，最后法官浦黎宣布对两位法轮功学员各非法判刑两年半、勒索罚金一万元。王苹女士当庭提出上诉。

当天上午，成华区法院戒备森严，进法庭旁听人员均遭第二次安检，手机不能带入法庭，存放在法庭外的柜子里。旁听人员共九人，每个人的身份证均登记并拍照，随身带的包全面检查。另外，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审判长和两个陪审员均全程佩戴口罩，做贼心虚的模样一览无余。

王苹的儿子作为亲属辩护人为母亲做了无罪辩护。但是杨益凡的律师以无罪辩护接案，却在庭审中改做轻罪辩护。杨益凡听力有障碍，不能听清检察官、法官、律师的发言，但杨益凡自己在法庭上发表了无罪辩护意见。

王苹女士遭迫害经过简述

王苹于二零二三年五月十日在住处附近被成华区青龙派出所警察绑架，随后被押往其住处（租房），那里已经有十余警察在非法抄家。警察抢走王苹家中许多物品，包括打印机、大法书籍等，还有三万元现金，但未被警察记录在扣押清单上。

王苹当庭向法庭陈述，家中没人的情况下，那伙人私闯民宅。

王苹被绑架到青龙派出所。次日，她被套上黑头套押往不明地点，几个月后王苹才知道是新津洗脑班。在洗脑班，王苹每天二十四小时被两个身份不明的女人三班倒的监控，六个月后，她被劫持到成都市看守所，并遭到

非法逮捕。这期间，王苹从未收到过拘留、逮捕的通知书。王苹也曾要求警方通知家属自己被绑架，但被警察拒绝。整个过程，警察完全视法律如无物。

家属因长时间联系不上王苹，到她租住房管辖的青龙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警察竟称不知此事，还假惺惺让家属到户籍地去报案。后家属向成华区公安分局、成华区政府递交各种申请寻找失踪人口。家属在向成华区检察院递交《刑事立案监督申请书》时，才知道成华区公安分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监视居住为借口，把已关押六个月的王苹从新津洗脑班转到成都看守所，到看守所后被非法逮捕。

所谓案件被警方长时间拖着。二零二四年七月，王苹的儿子作为亲友辩护人到成华区法院向主审法官浦黎递交了相关文书，并数十次到法院要求阅卷、会见当事人了解案情、核实证据，均被法院拒绝。

自王苹被绑架、关押一年十个月后，成华区法院的法官助理才于二零二五年七月十日第一次通知亲友辩护人可于七月十四日到法院阅卷，同时竟给了辩护人七月二十五日开庭的“出庭通知书”，仅仅给十天时间做辩护准备。而且亲友辩护人到法院阅卷时，只被允许看和摘抄，不准复印和拍照。

在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非法庭审时，王苹的儿子作为亲属辩护人为母亲做了无罪辩护。王苹在庭上质疑警察私闯民宅非法抄家，偷走了三万元现金，没有将三万元现金列在扣押清单上，自己也没有签字。法官显然不想对此进行调查，还企图诱导那三万元钱是在家里丢失。辩护人遂强烈要求当庭播放执法记录，均被法官拒绝。

主审法官浦黎拒绝回复亲友辩护人的行为有：在庭前向法官申请侦查机关人员出庭、调取的几份鉴定意见、请公诉机关提供认定污蔑法轮功的法律依据等等，均没有回复，对此亲友辩护人当庭申请法官回避，被非法驳回。

王苹在庭上自辩时陈述了警方如何作案：警察称她使用蓝牙服务器发送三条法轮功宣传信息，而实际情况是，警察绑架她时根本不能确定是谁发送的，警察引诱她用蓝牙服务器发送三条给他们看，叫两个人接收，然后说：“就是你了”，据此定罪。对此，亲友辩护人多次提出要求检察官出示其构陷法轮功的法律依据，法官多次打断亲友辩护人的发言，谎说现在是质证期间，辩护期间再对此发表意见。但到质证环节时，法官没有让辩护人质证，剥夺辩护人的辩护权。

杨益凡先生遭迫害经过简述

法轮功学员杨益凡今年 54 岁。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九日，他在成都市下辖简阳市租住处被简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简城派出所警察绑架。外界一直没有他任何消息。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才获知，他被非法关押在位于成都市郫都区安靖镇的成都市看守所。

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杨益凡遭成都市成华区法院的非法庭审，并被非法判刑两年半。

需要说明的是，杨益凡的家属聘请的辩护律师没有按照家属意愿做无罪辩护，而是改做轻罪辩护。家属花钱聘请的辩护律师与家属的期望背道而驰。

杨益凡有听力障碍，不能听清检察官、法官、律师的发言，很难应对庭审的辩护以及纠正律师或当庭辞退律师。但杨益凡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